



马亚宏,毕业于云南财经大学,现供职于昭通市作家协会。作品发表于《昭通日报》《昭通文学》《昭通作家》《赤水源》《扎西》《朱提山》等报刊。

山魂(组诗)

遮住了眼眸里半弯天空的山
把影子拉到了最深的山洼里
柴火把佝偻的躯体
压得
只剩下呼吸

透进山脊的阳光
同从烟囱里升起的炊烟
携着喊山的声浪一起
荡进了下地耕牛的心窝
隐没进有山脚步的村庄

在沉淀了悠远的深邃里
有斑鸠衔着草粒
越过低矮的瓦房
有人看到
褶皱下的笑靥

在老柿子树枝头
秋风抚过的脚踝
把沙土踩得很深很深
在玉米秆上的大棒子成熟之际
踏着喜悦
踌躇在夕阳的余晖中

当背篓盛满了汗
从牛背上传来的山风跑上了云端
远远地
有老汉从木屋旁走过

那棵老柿子树上
结满麦穗般金黄的玉米棒子
埋进了收获的希冀
映红在龟裂而又黝黑的肌肤上

麦垛
缝制在一起的山峦
把卷成绵似的云挂在半腰之上
流淌进山洼里
却在消散之际
挂上麦垛子

弯刀
卧在麦穗的臂膀上
伴着野石演绎一片广袤
吸着早烟的耄耋
眺望悠远和灵魂

月从山后的浩瀚中醒来
把麦垛拥入怀中
踏着麦芒
在灯火的指引下奔跑

活在秋天里
荡着斑斓闯进来的秋
当嵌在花篮中的云平分的秋色
染尽千叶
又将
大红的灯笼挂在枝丫间

映照纤尘不染的天空的水岸
流淌过万山枫叶
一路相拥着缱绻奔跑
把阳光堆满山涧

写就欢快的秋阳里
把暮色扔在山的那头
用轻盈的脚步丈量乡愁
让大地
活在秋天里

腰鼓尘上
当尘土活脱起来的时候
农家的汉子
甩起了臂膀间的黝黑
让山路在颤抖中瞭望

系在腰骨间的红布
舞在喧嚣的古道之畔
换了天空的颜色
腰鼓声
把欢悦揉进了
呐喊

穿越进血液的脉动
点燃蒺藜般的激情
站在尘端
把腰鼓打得比墙头还高



感知生命的温暖与力量

——评散文集《好想长成一棵树》

□徐霞

整体利益的角度审视人与树、人与万物,进而对生活、文化及其现实命运展开更进一步的思考,把《好想长成一棵树》的书写导向了现象的更深处。

敬畏生命,是《好想长成一棵树》的第二重特质。《凤凰花开》让我们认识了一位来自大山深处的小母亲小凤,她的乐观坚韧如红花灼灼的凤凰树,她的能干精明亦如繁茂火红的凤凰树。凤凰花与小凤的生命之间,存在着共通性——两者都生来平凡却自有不俗的高贵,从中间可见作家对生命的崇敬之情。《胭脂峡》更像一阙悲伤却并不绝望的恋歌,国境线这一边山谷中如红翡翠似胭脂的冬樱花,鲜艳顽强,一如那位名叫顺顺的姑娘,她对爱情的忠贞,对苦难命运的勇于承担,让人心生敬意。《花妹的梨树》带来了诗意氤氲的万溪冲梨树,朝气蓬勃枝繁叶茂,充满着生命的活力。《不会死的树》中遭山火侵蚀却毅然存活下来的老树,它用自己的生命给大山和金丝猴带来了无限生机,这份无私与博大让人肃然起敬。在《关于树的故事》中,陈约红写道:“它会永远活着。这棵骄傲的树,它会在每一座人类的城市和公园,展露着自己不老的容颜,唤醒人们对大自然,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由此可见,作家对一切生命的尊敬、珍惜与关爱。尼采曾说:“生命的价值不可能被估定。”在湘女洋溢着浓浓生命关怀的文字中,《好想长成一棵树》具有了一种浓厚的生命温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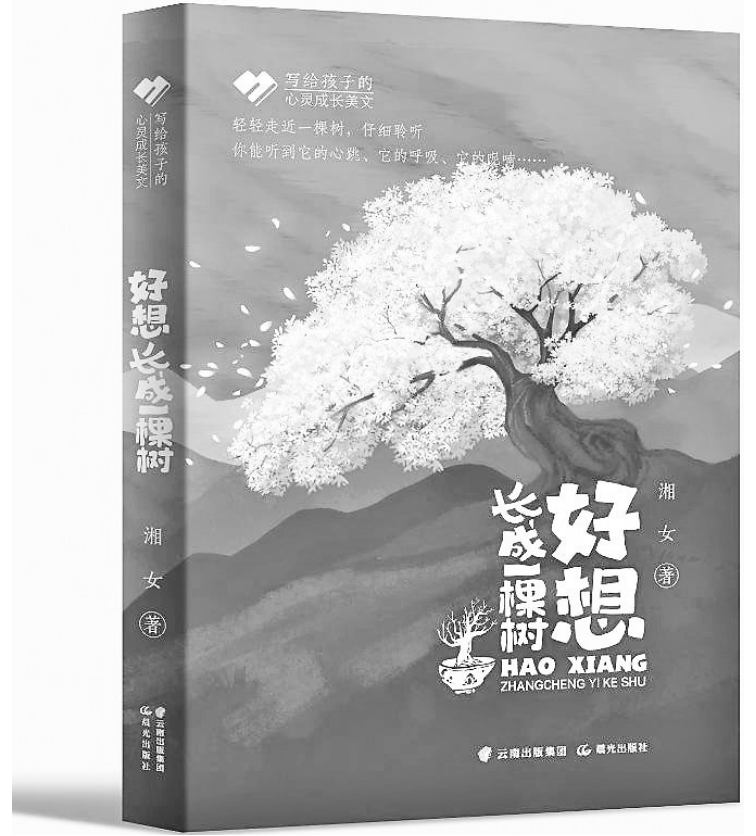
广阔的文化视野,是《好想长成一棵树》的第三重特质。文化是儿童文学的基本精神,儿童文学区别于一般文学的重要性质在于,自儿童文学诞生那天起就天然地背负着化成儿童的文化责任。陈约红《好想长成一棵树》的写作,不是停留在一般的童年趣味的展现,而是浸润了厚重的文化含量。蕴含在《花妹的梨树》当中的,不仅有呈贡宝珠梨的甘美鲜甜和梨花的洁白馨香,更有“呈贡”这一地名的来历及宝珠梨的悠久历史。“到过云南的人都知道,云南除了香蕉还有芭蕉。芭蕉树比香蕉树高大,茎秆粗壮,叶片阔大肥厚……”《那一片野芭蕉林》以朴素的文字向读者介绍了芭蕉的相关知识,述说了野芭蕉林背后云南独有少数民族分支支聪人的生活变迁,作品充满浓郁的地域性与时代感。《枕着一棵树

睡觉》讲述了一棵木棉树的故事,而木棉树“在云南,叫作攀枝花。”花蕊可做菜也可煲汤,花绒是傣家常见的做枕头的原料。在《吃树》一文中,董棕树是一种粮食,它与云南大山深处的人们有着最朴素的生命连接。《会飞的树》以理智的文字,带我们进入了云南松的世界。《竹娃娃》写得俏皮又温情,那是关于竹子如何与人的生活紧密相连的倾诉。清丽又悦目的《山茶朵朵》,让我们知晓了昆明城与山茶花的深厚渊源,走进昆明城,也就迈入了山茶花的妩媚与娇艳。陈约红凭借其学养、人文情怀、语言能力以及对儿童发自内心的热爱,给读者带来了一部让心灵可以有所吸收的文化佳作。此外,《好想长成一棵树》还有一种反思的精神。“对大自然,树比人类做得更好。树没有骄傲自大,没有目空一切;树不索取,只给予;树不慕奢华,只以自己的美来装点世界;树不会四处游荡(除非人类

将它们强行移开或把它们残忍毁灭)。”这是作家写在文末《最后的话》当中的,从中可见陈约红突破了以人类为中心的文化视野,以树反观人类,反思人因贪欲给自然带来的破坏,试着从树的境界、树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获得一种更为澄明与豁达的生活智慧。

优秀的儿童文学写作,应具备一种具有穿透力的社会思考。《好想长成一棵树》作为一部奉献给少年儿童的儿童散文,有着突出的文化识见和反思精神,它能给少儿读者带来身体和心灵沉实的营养。在儿童文学领域跋涉多年,陈约红为广大少儿读者奉献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散文集《好想长成一棵树》能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是云南儿童文学的新收获,也再次证明了她所拥有的创作实力。

热爱着自然,生命与大地的湘女,她的创作值得关注和期待!



山水画的画中有诗

□夏文成

情感,二者水乳交融所形成的诗一样的艺术境界。是画家生活阅历、修养学识、思想境界、价值取向等主观情思与在创作时通过画面布局的精心构思。用笔的轻重、缓急,用墨的浓淡、干湿,线条的粗细、刚柔,色调的冷暖、构图的繁简、虚实等所产生的不同的节奏和韵律,营造的艺术氛围,留给观者巨大的想象和思索空间。“画中有诗”还体现在“不似之似”上。中国人崇尚中庸之道,审美观也有别于西方人,善于将明晰的事物模糊化,从中感受到诗意的美感。欧阳修诗云:“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知见诗如见画。”这里的“得意忘形”说的是在掌握形似之后,通过画者的主观改造而成为一种“意象变形”。其实,画家“搜求”的奇峰,需要经过画家主观的艺术提炼、改造、变形,才能成为绘画作品中“似与不似”的“意象”,这种变形意象目的是能够更好地为我所用传情达意的媒介。黄宾虹说:“不似之似,仍为真似”,齐白石指出:“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不似为欺世,太似则媚俗。”在“似与不似之间”是中国画家孜孜以求的艺术境界。“画中有诗”还体现在“气韵生动”和生命的律动上。自南齐谢赫提出“气韵生动”这一概念,“气韵”便成为我国传统绘画的美学准则。黄庭坚说:“凡书画当观韵”,就是要画作意境要高,要有韵致、韵律和韵味,风神气度要高雅。“生动”就是生命的律动,画也是有生命的。“气韵”是这种生命律动在艺术中的表现形态,即一种音乐般的唯美境界,是一种诗的韵律。好的作品能更好地表达作者的思想,让人产生音乐般生动、和谐的美感。只有在这种状态之下,才会产生诗意的空灵含蓄之美,才会让人感觉到画中有无尽之诗意。

画中有诗,是指画作富有思想性、哲理性,给人无穷的想象和回味空间。中国的艺术观,是在传统哲学观念影响下自觉的萌芽,是传统人文辩证思想和形象思维的结晶。正是由于传统人文思想的主导和影响,才形成了中国画在世界艺术中

独立的艺术价值和美学观而独树一帜。山水画作为中国传统绘画的重要画科,深受儒道禅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它源于自然又超越自然之美,使山水物象不再是寻常的山水,而是一种超越生命本身的“天人合一”,是画家主观情思与自然造化的完美融合,有着独特的美学价值。

画中有诗的山水画,总给人一种淡远缥缈的感觉,画中的物象虽取自自然真物却又经艺术抽象“变形”而来的,并非完全写实,而是通过抽象的笔墨“意象”表达出人生最深刻、最有味的意趣。中国山水画艺术不仅是一种精神折射于心灵的图景,即“寓情于景”“托物言志”,更是由山水的四时变化,其时序节律、风霜雨雪,云蒸霞蔚使然,使山水气象贴近了人的情感与心绪的丰富与变化。因而山水画表现之景不单是物象的自然组合,更是一种艺术境界的融合,是山水之景与人的思想情感的相融相生、物我合一。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是多么渺小和脆弱,在巍巍大山脚下,人不过是一粒尘埃,难免产生人生短促、岁月易老的千古浩叹。有了山,有了江河,就有了江山,就有了家园。因此,山水在中华民族心目中,有着特别深厚的情结。那些官场失意、文人纷纷归隐山林修身养性,无私的大山大大地给予他们孤独落寞的心灵最终的庇护。他们隐居山中,通过观山阅水、感悟人生,最终如茧化蝶、自我涅槃,创作出了大量精妙绝伦、流传后世的山水诗和山水画。山和水在人们心中,山、水是一种生命的律动,精神上的皈依,哲学上的象征。山水画对于诗化意境的追求,实际上是超脱物质羁绊的一种精神层面的拓展和延伸,将传统绘画在意象表达之外,倾注画家的浓烈的思想和人生思考,表达超凡脱俗的思想境界,从而赋予山水画予思想性、哲理性,使得山水画具有象外之意、画外之境,诗化的意境越发含蓄空灵,令人无限神往,并通过联想和想象而产生情感共鸣,思想受到感染和启迪。

有的“画中有诗”是根据前人诗意创

作的画作,本身就是诗意的形象化表达,即画家根据古人的诗意作画,把诗的意境用笔墨形式转化为山水画。要求画家对诗作的内涵和意境,亦即诗意有深刻的感受和领会,融会贯通,使画的气质与诗的气质相对应,让人感受得到诗的意境。历代画唐人诗意图的大画家不少,由于画家各自的个性风格及对诗意的理解不同,画作也各有千秋。特别是王时敏、张大千、陆俨少、傅抱石等的唐人诗意图画气质与唐人诗的气质契合无间,使得诗与画相得益彰、意境深邃、气韵生动,成为画唐人诗意图的典范。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全面了解山水画创作的构图布局规律和要求及相关知识,具备深厚的绘画功底,熟练掌握创作山水画的多种技能技法、皴法,才能得心应手创作出具有一定艺术性的山水画。这是创作山水画的基本功,也是“画中有诗”的先决条件。

要熟知自己的创作表现对象,亦即山脉的走势、峰峦的形态及阴阳向背、溪瀑江河云气的运行规律及动态特征、草木的生长规律等。只有做到对表现对象了如指掌,才能将纷繁复杂的物象提炼、转化为艺术意象,就像百万雄兵的统帅一样,知己知彼、运筹帷幄、指挥得当,方能决胜千里。

画家要胸中有诗,才能做到画中有诗。要像古人说的那样“行千里路,破万卷书”,也就是要将丰富的人生阅历、广博的地理人文知识、深厚的学养熔铸于心,形成一种特殊气质——诗人气质、文人气质,才能心手相应、驾轻就熟,才能将心中的“诗”熔铸到画中。

总而言之,不论是诗中有画,还是画中有诗,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长期,乃至需要花费一生来进行淬炼的漫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画家们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坚守、不断求索、推陈出新。同时,要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诗意地栖居,心里时刻荡漾着诗意,也许画作才有可能在某一天,突然有了“诗”。